晉綏日報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第一三一六一號　原名：抗戰日報
地址：山西興縣

尋騾啟事

敝所休養員黃團長孫饒同志，於一月十四日派他的飼養員到白文鎮買東西，當晚住在白文招待所，失走黑色母騾一頭，七歲口，前腿兩邊有一塊白毛，黑嘴頭，無鞍架，四尺高。如有發覺其下落者，緊告知敝所，當致酬金。

軍區幹部休養所

本報要告

[illegible]

人民時代三卷二期目錄

時事漫談……效農
反動派嘗到了……馬烽
欺騙人民的苦味……元青
人間地獄——太原……眞理
詩證據……留工路
官士匪過年……陳一
歸貨大化……趙理
梅兒……韓健明
折縣農民的歌唱……胡儕
一士皇帝一經地……姚鳳
把敵人消滅在山那邊……宏流
納巴縣的故事……李志溪
雲貢圖（蘇光）……谷風
蔣介石的美械（少奮）
岳峯（爲南俘虜蔣軍二萬）……大搶寶（陳侯凱）
過新年（封面木刻）……牛文

岢嵐區村幹部受訓後 向群眾檢討自己積極工作

（本報訊）在五寨輪訓班受訓的岢嵐三十四個區村幹部，學習中解決了「爲誰服務」的問題，認識到自私自利脫離群眾的錯誤。過去有不少村幹部鬧不清完成上級任務和爲群眾服務的一致性，有的說：「只要上級說好就是好，管他群眾不群眾」。如劉村抗聯主任張丕泉，在四四年縣上號召組織大變工時，他就强迫群眾組織全村軍民大變工，因爲頂工不合理，群眾吃虧很大，貧農崔馬駒不願意參加變工，張丕泉便領上變工隊，跑到崔馬駒的地裏割了一天夜麥，便去要工錢，崔拿不起工錢，只好參加了變工隊。白天開荒，晚上還有「一點鐘的農民夜校」，大家熬的都打瞌睡。他又「組織」了婦女開荒隊，因爲婆姨們腳小，山坡上站不穩，不小心便會摔到山溝裏，鬧了四五天，婆姨們死也不上山了。群眾對大變工很不滿意。此次受訓後，大家共同感覺：「受一回訓，像洗一個澡」。大部份同志回到村裏都自動向群眾承認錯誤。城關農會秘書向群眾檢討了自己的自私自利後說：「我要徹底解決三個問題：一、給贓兵的兄弟參軍；二、退出調劑的三垧地；三、退出半邊院子給一家抗屬。」白家灣抗聯主任韓三保自己退出一處油房後，又動說他當民兵分隊長的兄弟參加工作，他從五寨回來後，這樣大大密切了幹部和群眾的關係。大巨會村長杜貴過去想退職，現在也積極參加工作，他說：「只要得到群眾擁護，甚也不怕」，向群眾承認了錯誤，拽家裏也沒住，就到下五景村參加土地改革工作，他說：「我活一天，要參加一天革命工作」。（流）

閻軍家屬開展喚兒運動 宣傳隊活動閻頑據點間

（新華社呂梁四日電）向閻頑軍發動之群眾性宣傳活動，伴隨着自衛戰鬥的開展，猛烈進行着。八分區舊歷年印發的七萬餘份宣傳品，全部散發到閻頑據點，和閻軍士兵手中。太原縣許多村莊逃回來的閻軍，紛紛於頑鄉會上痛述他們的親身經歷，發動父老們叫回自己的兒子。某村三個老漢和老太婆從據點裏拉出他們的子弟，並勸說了其他的親友熟人，「喚兒運動」已逐漸普及閻佔區各鄉村。交城由閻佔區逃出教員所組成的「喻迴宣傳隊」，是夜活動閻軍據點間，張貼巨付佈告、捷報，並配合民兵的戰鬥進行喊話。陽曲一區老書任「治村」二十餘自衛團員，經該隊慰問談話，全部逃跑了。交城、清源各地閻軍，於途中拾得傳單、通行證等，即藏入袋內，以避軍官檢查；他們互相議論：「現在是咱們自找生路的時候啦！」在晉中自衛戰爭勝利的推動下，閻軍士兵正日益動搖瓦解中。（宏森）

三十二人殲敵二百餘 晉中自衛戰中的光輝戰例

（新華社呂梁六日電）從汾孝平川向東潰逃的閻頑軍，廿四日在汾陽城東南三十里之西河堡，留有七十師一零一團二個連担任掩護。他們把村東北的一座高院作爲臨時陣地，機關槍、小砲什麼都架好了，就在這時，被八路軍某連的三十二個戰士包圍起來。準確的射擊，擊斃了十幾個閻頑軍，使房上的敵人無法抬頭。此時進入院內之我軍，除留少數人在院內喊話，其餘則機動轉至院前之場畔低坎下，對準大門封鎖起來，把企圖逃跑之敵人阻擊了回去。副政指李永忠帶着二班和兩挺機槍，直向院裏衝去，敵人掙扎頑抗，從房上拼命投手榴彈。李永忠同志望到西南上距敵一百米之外有一所高院，他們就沿過敵射擊點的小巷子和一段高地，直奔過去，但房高人低，戰士們即搭人梯往上爬，控制高地向敵射擊。此時房背上的我軍已出現在敵人的陣地上，周圍的部隊亦逐漸靠攏來；門口機槍的橫掃，對敵人的反響最大。同時敵人已經魂飛魄散了，「饒命」，「饒命」的哀求聲，從院子裏擁了出來，最後二百多個閻軍放下了武器，五門小砲、五挺機槍、和數十枚步槍，堆集在一起，俘虜兵們馴服地被帶了出來，我軍僅傷一、亡一。三十二位人民解放軍的戰士，以殲滅了敵人兩個連的全部，創造了自衛戰爭中的光輝戰績。（林夫）

×　×　×

「解放戰士」張春喜 作戰有功升任副班長

（新華社呂梁四日電）某部「解放戰士」張春喜，英勇作戰，升任副班長。解放臨縣時，他自動參加了突擊組，第二個爬上了臨縣城，一旋動往城北角闖，突然閻頑軍的一顆手榴彈蹦了花，在他的棉衣上穿下兩個窟窿，他就住腳摸了一下，又繼續衝上去；戰鬥結束後，除俘虜以外，還活捉了四個俘虜，繳了六枚步槍、六袋子彈。問他爲什麼這樣勇敢，他說：「到了革命隊伍裏，站在革命立場上，犧牲了也是爲人民，是光榮的。爲閻錫山犧牲了，才是窩死鬼呢。」他是去年九月我軍反擊閻軍時被解放的，閻錫山實行「兵農合一」，他原是一個個農民，強迫他編到閻頑保安六團當了兵，每天飢寒交迫，生活在地獄裏。獲得解放，他就與新政權了「八路軍是爲老百姓的，和咱是一家人。」第二天就和解放戰士們一同打敵人，部隊經過他村時，連上叫他回家看看，他說：「回家一次，革命成功了再回家」。此次當了副班長，他紅着臉說：「上級讓我當副班長，我一定要好好幹。」（丁寧）

完小課程上 添中美關係史一科 永不忘記蔣美罪惡

（新華社晉綏六日電）六分區各界於一月三十一日集會紀念政協一週年及聲援蔣管區的學生愛國運動；群眾對蔣介石破壞停戰令與政協決議，製造所謂「和平談判」的陰謀表示極大的憤怒。一致提出在前方的要更多的殲滅進犯閻軍，在後方的要開好土地改革，擁軍、優抗、生產與支援前綫等工作。師範學生組織四十多人的宣傳隊，演出「擊退蔣家軍」等戲劇，揭發美蔣罪惡。完小校長李若玉等建議，在完小課程上要添中美關係史一科，使後一代永不忘蔣美的罪惡。（胡丹、毅）

豫皖蘇軍區八路軍 四天連克縣城五座 柘城、太康、鹿邑、杞縣、亳縣

（新華社冀魯豫前綫六日電）隴海路南豫皖蘇軍區八路軍，自一月三十日至本月二日四日內，連克豫東之柘城、太康、鹿邑、杞縣，暨西北之亳縣五座縣城，席捲豫皖蘇解放區被蔣軍侵佔地區，至此已收復一部。上月三十日晚，八路軍經兩小時激戰，收復柘城，蔣軍兩團被殲。三十一日，八路軍繼續收復太康，一日晨收復鹿邑，侵踞該城之蔣僞軍全部被殲。同日，又收復杞縣。二日晚八時，收復亳縣城，侵踞該城之蔣僞軍亦全軍覆滅。蔣軍七十五師十六旅係程潛犯，在亳縣城北五里地區大部就殲，上述五縣，抗戰初期即因蔣介石決黃河，遭受重大災害，抗戰中，在八路軍新四軍及民主政府領導下，堅持抗日游擊戰爭。日寇投降後，八路軍即自日僞軍手中先後解放上述縣城，後被蔣軍侵佔，其中太康、杞縣此次已爲第三次恢復。現五縣人民從蔣僞軍壓迫蹂躪下重獲解放，歡欣若狂，正紛紛向八路軍及民主政府控訴蔣僞罪行，各該城秩序尚已恢復，商店開門營業，農民入市，氣象大新。

再論開展立功運動

——解放日報社論——

自去年蘇魯皖部隊首創立功運動以後，全解放區部隊機關已經普遍推行，這一運動，顯然已經成了人民解放軍爭取勝利的有效工具和很大的推動力量。在運動的內容與進行的方式方法上，也有了新的發展。

人民解放軍的立功運動，爲什麼能這樣蓬勃開展呢？首先是因爲解放區人民所進行的事業的正義性。今天解放區人民的自衛戰爭，不僅是爲了保衛解放區人民自己的土地與家鄉，而且也爲了使全中國人民能夠享受抗戰八年的勝利成果，使其免於美帝國主義的侵略與蔣介石的封建法西斯統治。這一次的戰爭，如果蔣介石得勝了，那就是美帝國主義殖民地化中國與奴役整個中華民族的勝利；而解放區軍民自衛戰的勝利，就決定了全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侵略與蔣介石封建獨裁的勝利，可以決定我們祖國獨立自由的勝利。因此，這個自衛戰爭，在其性質上，就是在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蔣介石代替了日本帝國主義與汪精衛的地位之後的偉大的民族獨立戰爭。其內容，較之八年抗日戰爭更爲深刻與激底，它是以中國人民空前高度的覺醒，與空前強大的力量爲基礎的偉大的中華民族解放戰爭。解放區全體軍民，應該更深刻地了解今天戰爭的這個全面的意義，體會到自己責任的神聖與重大，更加奮發努力，爲着保衛自己的土地與爭取全民族的獨立解放，更高度的發揚新英雄主義，建立更多與更大的功勞。

今年解放區人民的一切努力，就是爲着爭取這個愛國自衛戰爭的勝利。爲了這，我們千千萬萬中華民族的優秀子女，在前綫爲人民而戰，爲祖國建功。爲了爭取勝利，我們在軍事上固然要作最大的努力，同時在貫徹土地改革與發展生產兩大工作上，也同樣要作更大的努力。最近各地的立功運動，已經從前方擴展到後方，從作戰擴展到後勤，從正面戰場擴展到敵佔區與游擊區，從部隊擴展到機關，這是很對的，應該普遍如此做的。而特別要緊的，就是立功運動，除在軍事鬥爭各部門應繼續普及加強外，還應該在軍民生產中間與土地改革中間，按照工作的性質與需要，創立起規模來，並把歷來的勞模運動，以更合乎當前實際的方式，提高到最高的階段，使全解放區在一切爲着自衛戰爭勝利的總口號下，在軍事、土地改革與生產這三大中心工作方面，都有更大和更健全的成就。

開展立功運動，還必需與戒驕戒燥相結合。七個月自衛戰爭，證明了蔣介石加上了美帝國主義的幫助，是並沒有什麼可怕的，而可怕的倒是我們自己的輕敵與驕傲。這個仗打下去，蔣軍必敗，我軍必勝，是確定無疑的了，但是美蔣暫時還有相當的力量，我們自己也還有許多甚至很嚴重的困難，我們千萬驕傲不得。儘管我們日益接近勝利，中國人民的反帝反封建鬥爭，始終帶着長期性，我們也千萬急燥不得。毛主席經常教導我們要謙虛謹慎，不驕不燥，這在今天尤其重要。解放區的立功英雄們，要經常密切聯系群眾，虛心檢討自己的缺點，在群眾中起帶頭作用。這樣，才能精益求精，功上加功，全解放區軍民就能在熱火朝天的立功運動中，迎接愛國自衛戰爭的偉大勝利。

河曲五區決定
複查土地中解決生產困難

（河曲訊）五區決定在第一期完成土地改革的村子，與複查土地同時，解決春耕中各種困難。許多分到土地的貧苦農民，生產困難很多，如杜家梁杜板仁分了九垧地，但他見了區幹部時說：「新政權給我打下發財底了，就是今年種地沒糞，糶了米買糞，就沒有吃的了，吃了米吧，是沒糞上。」另外如六家案行政村分到土地的一百四十一戶農民，只有十二條耕牛，肥料種籽也有困難。此次區村幹部會上研究，以下列辦法來解決：一、組織無牛戶自願朋夥買牛，政府及早發放農倉糧轉助羣衆買牛。二、除拾糞外，組織羣衆刮鹼畔，擔萬八十，沿大路可漚糟子。三、種籽困難可提倡互借，（編者按：用互借辦法是可以解決部份種籽，但一定須自願，並須要有借有還，春借秋還。）從討論中幹部們均認識了這一工作的嚴重性，村長丁如原說：「這是個大事，有地種不上，還不能翻身。咱們決不叫把地荒了。」（任景德）

從幫助地主富農 轉為幫助貧苦婦女
——神池城關紡織日益擴大——

（神池訊）城關婦女紡織，去年前半年因區領導上未注意發動幫助貧苦婦女紡織，把棉花和織機貸給了六家地主富農，紡織沒鬧起來。自擴幹會後，城關開辦紡訓班，調了十二個貧苦婦女受訓，一面學紡織技術，一面叫她們物色回去發展婦女參加紡織的對象。訓練結束，建設科將三架機子貸給十二個受訓婦女，每人貸棉花三斤，以她們爲中心，又動了十六個婦女，大家情緒極高。趙青鳳白天織布，晚上捻紡緯線；段玉仙和她婆婆四十餘天紡線五斤八兩，織布八丈、包布九丈；由陰曆十一月至年底，全體紡婦共紡線子三十八斤十兩，織布三十四丈九尺及包布九丈。現在紡織婦女已達四十四人，郝芝梅將二千五百元壓歲錢，也買了半斤棉花，加入紡織，最近又新增織布機一架。現城關紡織正日益擴大中。（宋立業）

中陽三區紡織發展
收入等於農產一半
紡織者大多數是貧苦農婦

（三分區訊）中陽三區的紡織工作在發展中。該區紡織在戰前就有基礎，因人多地少，紡織生產成爲羣衆主要收入之一，但在閻頑「兵農合一」暴政下，紡織業大受摧殘；如任家山村戰前全年每個婦女平均織布六疋，「兵農合一」後，平均三疋布也織不上了。前年八月該地獲得解放，三區領導幹部對紡織工作重視，區上每次開會都要檢查紡織，有困難即設法解決，開始羣衆不了解政府的法令，怕多徵了公糧，區村幹部便廣泛進行宣傳，打消了羣衆的顧慮。在開展紡織中又曾碰到棉花和織機不足的困難，區上除向貿易機關訂貨標準布一萬二千疋，解決了棉花三萬餘斤外，又適當的調劑與組織婦女合夥織布；如寬家峪一百十三個紡織婦女，只有織機三十八架，後來採用婦女自由組合的辦法，三人夥用一架解決了織機困難。另外，又發動了會紡和會織的婦女五相變工，大大的提高了羣衆的紡織情緒。在楊家坡、冀家垣等村，許多婦女晚上點起燈來織布，婦女幹事高丑娥去年一年就織了二十疋布，除自用三疋外，賣出了十七疋，共獲利小米二石五斗。現三區有紡婦四千三百一十五人，其中會織布的就有三千二百名，去年全區賣布三萬餘疋，每個紡婦平均賣布七疋，每疋布平均賺米四斗半，共賺米四千五百石，如以全區農業生產折米八千七百九十四石計算，則紡織生產收入等於農業收入的一半。參加紡織的大多數是中貧農婦女，一般地主富農的婦女，參加紡織的不多。現在紡織中的問題是提高質量，織特、甲等布的很少；同時部份村幹部在發動織標準布時，存在着強迫命令作風，甚至從中貪污。這都需在今後工作中注意克服。（榮）

變工三階段

張友

自發的變工

臨縣增塌是個二十八戶人家的小村，因爲吃水遠（離有三里路），差不多每家喂着一條毛驢。每到春耕的時候，一手人就調不過來，必須用變工方法，解決這種困難。又鋤中爲了人多手快，常常十五六個人相跟上鋤地。這已經是羣衆的習慣了，從民國廿五六年，就一直沒有停的變下來。

領導的成績

四四年開始，毛主席號召「組織起來」，民兵中隊長劉世海就同羣衆商量說：「咱過去還變驪，如今毛主席號召，更應該變起來，擴大生產」。羣衆都說「不成問題。人多省工。」這樣就由羣衆自由組合，組織了二十五家。與過去不同的是編了小組，選了組長，初步的提高了原有的形式。共中有兩組，共十個人，開過二十四畝荒地，打得十幾石糜子，每人分了石幾，有的夠出公糧，有的還用不了。羣衆說：「這辦法比過去好，怕動彈的人也動彈起來了」，事實證明，在現實基礎上提高是羣衆所擁護的。

機械的搬家

憑着這些成績，劉世海當選爲勞動英雄，出席了邊區四屆羣英會。在羣英會上他接受了勞武結合大變工的思想，回來就想照樣幹。四五年正月開劃，擴幹會由區到村，開了六天，他們計劃下全村分成三組，實行打亂耕作，今日東山，明日西山，一滿山一道梁的去作省下跑路。可是區他們到村裏，自然村幹部已經組織起八組，其中有四家被認爲落後的人，編在一起。劉世海一看和自己的願望不同，連住開了兩夜會，說變了自流了，老漢出一勞動，民兵是一勞動，不算是「勞武結合」。羣衆不說話。他們這的積極份子，同意了他的意見，重新編成六組，每組插進民兵，羣衆很不滿意。

公認的「模範」

羣衆「強迫」起來了，六七個牲口相跟上送糞，看來也還「轟轟烈烈」。到出牛的時候，劉世海的一組和郝錦文的組合併，共有兩條牛，十二個人。耕了幾天，浪費勞力，決定抽出人來去開荒。這中間有個區幹部，寫了兩篇稿子——一個是「自由組合，變工送糞」，一個是「變工組擴大，抽出人來開荒」，又因這村有四個英雄，一下被領導上認爲是「模範村」，一時來了五個區幹部，一個縣幹部，「深入」到劉世海家裏，創造經驗。劉世海回憶那時的情形說：「今天這主意，明天那計劃，鬧得我也糊里糊塗了，每天連我家有十幾口人吃飯，老婆不說甚，母親罵的不行，說是『你作工作，作的叫我討吃呀』，我心裏也很悲觀。但是區幹部說「你是勞動英雄，要吃苦，不能悲觀，工作要主動」，我想這是受了當英雄的害！」羣衆說：「一當了模範村就要實驗，這樣做下去，全臨縣的幹部都要來增塌，快不要模範了！」

繁重的負担

區幹部住下好幾個，一來開會多，不是天天開，就是間日開，羣衆臨睡的不高興，說「劉世海害的我們斷根呀。」二來跑腿多，創造出一經驗」後，這村送個信，那村送個信，有時區上往回調個幹部，因爲黑夜不敢走，也得派人送去。又因爲是「模範村」，立起學校和紡訓班，兩處有三十多個人吃飯，自已闊不來水，派羣衆去歇，一天頂少五歇，三天誤一工，共誤了三個月。四區合作社實布賣下七十多石谷米，也要往「模範村」一存，派羣衆去打掃倉庫、過秤，反掃落中「容室清野」，最後往很站打發。還一項就誤了二百零八個工，誰還願意再「模範」下去呢？

回到老樣子

主觀主義碰了釘子，四六年縣幹部不來了，區幹部不來了，村幹部也不來了。全不領導生產。剩下自然村幹部，原回到過去的老樣子。劉世海幹了區幹部，分到第八區工作。五月間又分到增塌，上學一看，又看見人家四五個人一聲的變起來了，只有三四家沒有參加。從春耕一直變到秋收。據劉世海根據羣衆反映估計，比去年變的好，比新「形式」卻不如。這說明羣衆原有的變工形式，是需要具體切實領導的，所以在幹部在拋棄主觀主義強迫命令以後，放任自流也應該拋掉，實事求是才能把變工鬧好！

主觀的要求

三月間天旱了。區上要創造出水地種棉的經驗，先叫「模範村」實驗：棉花地是錦四五壟地，十九個牲口駄水，一天種了三畝。第二天牲口戀在路上，羣衆好賴不馱了，有一家送飯要騎上摩住娘家去，半路上被幹部圈回來。馱了三天，第四天下雨了。可憐已經馱死一個瘦馬，有些驢連草料也不吃了。無怪乎羣衆駡道「這是叫種棉發財，這是怕咱的牲靈死不了咧！」

另一個是機械的強調精耕細作，旱下了雨不種穀，變滑倒穀地和高粱地，大部十地雖然耕過兩犁，卻誤了早種，又遇天旱，等到六月裏才種穀子，草長的太盛，鋤不出來，荒了二百八十畝。劉世海三十畝穀子打了一斗，連籽子也沒留下。

理想的「公道」

變工是春耕完就垮了。夏鋤時羣衆「寧死也不變」。幹部們不檢討自己的作法，硬說一定是因爲不公道失了，在羣衆中選住收集不公道的材料。張朋繼有二歲的一口驢駒，常給組裏推磨，組裏一公牛一吃驢的乾草吃飽，就給牠喂了。本來是羣衆願意，幹部說「這就是個問題。爲什麼吃人家的乾草了」」郭樹光種的地較多，短下幾個人工，問大家是願意還工，是願意要錢，大家說：咱們變了三四年了，吃虧便宜不在乎，人對是就成。同時他給大家耕了二三畝的零圪壠壠地，也不要草料。這本來也是大家同意，幹部硬說有問題，說是郭欺了便宜。發動大家把郭和張批評了一頓。羣衆的互助被否定了，理想的公道沒有實現，反而削弱了羣衆間的團結，鬧得都有了意見。」

離石馬場村
幹部群衆退出多分果實
分給烈抗屬復員軍人

（三分區訊）離石馬場村，過去分配鬥爭果實時，未很好照顧烈抗屬，此次開展擁軍優抗工作，該村幹部羣衆從思想上進行了檢討，冬學教員劉元仁說：「我們過去忘本了，不關心抗屬，忘記了不是咱八路軍，咱能過太平日子？」農幹劉富才也檢討說：「劉富珍參加八路軍，我認爲是換上他去了，又是一個人，不用照顧，我把他打的糧食全用了，他爲了老百姓打頑軍，如今負傷殘廢回來了，連女人也沒有，我真對不起他！」新翻身的劉紀也說：「過去窮的要什麼沒什麼，不是咱八路軍，我在這村連立足之地也沒有，應該先讓烈抗屬翻身才對啊。」最後大家一致認爲：以前只管自己翻身是不對的，應該退出一部份鬥爭果實分給烈抗屬。經討論後，幹部劉進山，羣衆劉興顯、劉元保等，把自己多分了的果實——地十二畝、銀洋五十二元退出，分給了烈抗屬和榮譽軍人。榮譽軍人劉文珍地少分給八畝地，抗屬劉林四分給地四畝、窯二孔，五十二元銀洋分給沒牛的抗屬劉文俊和劉不辛等烈屬，幫助買牛。

汾隰各轉運站群衆
熱烈招待傷員

（榮）

（九分區訊）汾西、隰縣各傷員轉運站羣衆，在熱烈招待傷員：當傷員路經汾西通城轉運站休息換藥時，羣衆早已騰出五孔清潔溫暖的窯洞在等待着。招待員忙着燒開水、借蒸籠碗筷等。勍香完小師生聞訊後，立刻選來招待，女教員毛寶珍囑咐女生都帶上針綫，準備給傷員拆洗棉衣棉被，女生劉月英拿上自已多日捨不得用的肥皂說：「這回給傷員洗衣裳可有了肥皂了。」男生孟鄉曾與十四歲的劉寶生招待着五個傷員，喂水喂飯，端盆倒屎尿，一天四次的烘炕冷暖。各組並且提出比賽，保證傷員有開水喝，火不熄，屋內乾淨，大小便及時倒盆子。一個傷員感激的說：「你們來照顧可就跟念書了」。一審梅英一面喂重傷員喝湯一面說：「要不是你們在前方消滅胡宗南的隊伍，我們那裏能在學校安安寧寧的讀書呢？你們爲保護老百姓受了傷，我們還不應招待嗎？」塔河一位六十多歲的老太太嚼着一碗熱米湯喂傷員，她說：「不是你們打下蒲縣城，把我兒救出來，我那被閻錫山抓去還不知甚時才能回來。」（解子仁）

偏僻村石窰窯
跑運輸賺下春耕口糧

（河曲訊）偏僻村石窰窯冬季生產開始，勞英寶六十八戶組織生產，最初動員起住歇海紅池運鹽，一次就賺了三大斗米，寶就以此爲例教育大家，組織起十頭毛驢往返河、保、神、偏，又倒販回棉花，組織了十一個婦女紡綫；也動員到寄嵐做工。據最近檢查以上生產共賺回小米一十一石六斗，除交公糧外，解決了今春口糧的困難。現紡織已有初步發展，村裏已合夥買了一架布機，計劃今年做到穿衣自給。（樊秀忠）

簡訊

八分區幹訓隊全體同志，自一月十七日起，每人每日節約小米二兩，支援前綫。又開展慰勞和捐獻日常生活用品，共折本幣三萬餘元，已寄往前方慰勞戰士。（張瑪）

駐華美軍掛羊頭賣狗肉
以移動地位假裝撤退
目的是想在莫斯科會議上騙人

（新華社陝北五日電）塔斯社上海四日電：「據一自華北抵此之目睹者稱：某些駐於天津、塘沽、北平及山海關的美軍，現已移至不明之地點。載運軍隊武器與卡車的艦船多艘，已自天津起航。從華北上述各地移走之美軍，不僅帶走了武器，而且亦帶走了鞦韆、冰箱、床位甚至於木板，借使人有理由臆測他們不是到美國去，而是到中國沿海其他地方。謠傳美國將把這些軍隊運往青島。消息靈通人士相信，此種措置之含意，決不是美國決定撤退其駐華軍隊，特別是美軍自上述各地的部份撤退，應從以下的事實來解釋，即美國認爲即將到來的莫斯科外長會議，可能討論到一九四五年三國外長關於撤退駐華美軍決定的執行問題，如此問題提出時，美國將會發現自己處於難堪之地位。因之，部份地將其軍隊自華北某些地位移至其他地方，將使他們可以說，他們已走向執行莫斯科關於美軍撤出中國之決定。據傳，美軍家屬仍繼續自美抵平。」

馬西努評中國時事。
反動派以「改組政府」爲掩護
執行獨裁與反共政策

（新華社延安六日電）莫斯科五日廣播：評論員馬西努論中國時事稱：國民黨正在進行的所謂政府改組，是國民黨反動派企圖在這種掩蓋之下，執行其一黨獨裁與反共的內戰政策，這不僅是欺騙社會輿論，而且是擴大反民主的內戰的政策。中國民主人士指出：最近美國參議員范登堡發表關於支持國民黨排斥共產黨的對華政策宣言說，是宣佈共和黨的綱領，它勢將成爲馬歇爾活動的基礎，這一綱領與國民黨所玩弄的改組政府把戲，是一致的。文匯報說：美國某些評論員也在改變，國民黨所進行的改組政府，是用來欺騙中美人民。美國某些評論員在莫斯科外長會議前，得到了同樣的結論，如遠東問題評論員史列特說：美國政府在加緊進行宣傳，其目的在使美國人相信中國新的政府是民主政府，新通過的憲法是民主憲法，這樣，美國好加緊對國民黨的軍事幫助。

哈市各界歡送罷戰蔣軍軍官返籍
沒有共產黨
中國人民永遠得不到解放
——蔣軍副師長王培德臨別時說

（新華社東北六日電）哈爾濱各界代表千餘人，於一日舉行盛大集會，歡送蔣軍二十五及八十八師十位罷戰解放官返籍，願留解放區的二百餘放下武器的蔣軍軍官亦願邀參加。會上，市府劉秘書長代表各界致詞後，希望他們回家後，把在解放區所見眞實情況，告訴蔣管區同胞。民主聯軍代表李力果，希望他們能幫助被欺蒙的百餘萬蔣軍弟兄覺醒，不替蔣介石賣命。十位軍官均作臨別發言。八十八師少校營長謝亮共稱：「解放區人民生活的改善，社會秩序的安定，各種建設的成績，出乎我的意料。現在雖離開了你們，但精神上仍永遠和解放區人民在一起。」二十五師中校副團長孫範來稱：「今天我認清了：誰是革命，誰是反革命的眞理。」該師少校砲兵營長傅寶山、少校營長曾化楸、少校通訊排長劉正源，均揭穿蔣介石夢想以美國武器征服人民，但忽視了士兵厭戰、人民反戰的情緒，結果一定自取滅亡。蔣介石的是抓人當兵，死了僅得家屬一些被換人的下場，誰願意爲少數人賣命。第二十五師最後放下武器的該師副師長王培德臨別贈言說：「我們來到解放區，看見所實行的制度與政策，都是革命的，眞民主的，進步的，眞是一切爲人民，這種偉大精神，值得我們大大讚佩，因此我們說：沒有共產黨，中國人民永遠得不到解放。」至此，全場掌聲雷動，經久不息。是晚，民主聯軍總部特設宴，爲十位軍官送行，並有游藝節目助興。

蔣介石開始大舉進攻魯南
我軍正英勇抗擊中

（新華社魯南六日電）蔣介石對魯南之大規模進攻，已於上月二十六日開始。蔣介石陳誠於上月中下旬搜集蘇北、魯南、冀魯各地部隊約二十萬以上兵力，集中隴海東段徐（州）海（州）一線，分四路向魯南以北解放區進攻。一路自運河站向北進犯，二十六日侵佔邳縣城（左翼）。一路於三十日自瓦窰站犯楊家集，三十一日侵佔老歸昌、南王家園，至一日下午佔領郯城西之馬頭鎮。一路於三十一日自新安鎮沿沭（河）公路北犯，一日下午四時侵佔郯城（以上兩路爲中路）。一路於三十日自徐州北犯，侵佔郯城東南之桃林鎮（右翼）。劉陳毅、粟裕二將軍所部人民解放軍，正英勇抗擊中。

蔣區災荒又已開始

（新華社延安六日電）在蔣政府向農民勒索六千萬石糧食之際，蔣區災荒又已開始。據中央社鎮江三日電引據紐約時報駐南京記者報告：中國（蔣管區）今年之糧食情況，將較往年尤劣，必將造成嚴重之災禍。去年各地秋收後，存糧無多，若干區域之糧食不能維持到新穀收穫時，且目前安徽已發生饑荒，湖南、廣西等省糧食供應，已甚危急。

蔣介石親赴徐州指揮內戰事
最後揭破「和談」眞相

（新華社延安六日電）蔣介石繼陳誠之後，於本月二日親赴徐州指揮對魯南的空前大戰一事，已使其所謂「和談」一幕最後揭曉。此次魯南會戰，是蔣介石去年七月初進攻蘇皖解放區以來久已預定的計劃。在此以前，徐州方面蔣軍曾數度進犯臨沂，均告失敗。至今年一月一日，即國民黨立法院長孫科發表所謂「恢復和談」一聲明之日，蘇北蔣軍七十四師、七師（原七軍）、六十九師等部，攻佔海州西南五十餘公里的沭陽。接着，蔣介石即從蘇北及其他地區拚命調集大軍，進攻隴海路徐海段之綫。蔣介石在被阻半年之久損失浩大兵力以後的魯南會戰計劃，乃得積極進行。一月十六日，國民黨經美國司徒雷登大使向中共提出所謂「和平方案」，而一月十七日蔣介石即令其參謀長陳誠由鄭州趕赴徐州督戰，一月十八日，沭陽方向的蔣軍即繼續向北進佔隴海路徐海段中心臨沂正南的新安鎮及其附近；二十三日，沭陽、宿遷方向的蔣軍十一師亦沿運河進佔新安鎮以西隴海綫上的邳縣。此時，隴海路徐海段與津浦路徐臨（城）段等地，並於二十六日繼續北犯，侵佔嶧縣。此時，已集有二十五師三個旅，六十五師兩個旅（以上在臨沂東南，爲進犯臨沂之右翼），七十四師三個旅，七師兩個旅，六十七師三個團（以上在臨沂正南，爲進攻臨沂之中路），十一師三個旅（在臨沂西南，爲進攻臨沂之左翼）及五十八師一個旅，七十七師×個旅，二十師兩個旅，五十九師兩個旅，六十四師兩個旅（以上在徐州、台兒莊、臨城一帶），可能重犯棗莊、蘭陵、向城之綫）等部。一月二十八日，蔣介石指揮部隊的進攻，國民黨空軍總司令周至柔亦趕赴徐州，指揮國民黨空軍向臨沂、郯城、臨沭、鄒縣、曲阜等地區濫施轟炸。而國民黨中央社，亦公開宣佈「以徐州爲中心之會戰序幕現已正式揭開」。一月二十九日，國民黨發言人彭學沛聲明，拒絕中共以懲辦禍首方法恢復去年一月停戰令時的軍事位置。二月一日，蔣軍七十四師張靈甫部侵佔臨沂正南約五十公里的郯城。二月二日，中國內戰的頭子蔣介石乃不顧中外輿論，拋棄「和談」的面具，自赴徐州指揮這一空前的大屠殺。

蔣介石陳誠爲了進攻魯南，除在徐海段調集大軍，並自趕赴徐州督戰外，並清剿放黃河水復歸故道，企圖隔斷魯南、冀魯豫兩區解放軍聯絡，並自冀魯豫平漢沿綫方面調五軍的七十五師及二十七師、四十九師（新改第二快速縱隊）至商邱、碭山、徐州之綫，膠濟綫王耀武部蔣軍，亦有南下增援之模。此間軍事觀察家稱：冀魯豫八路軍早出黃河故道以南，且自隴海路兩側威脅徐州，冀魯豫南，使徐州方向蔣軍處於腹背受敵狀態，而膠濟綫蔣軍，亦無法擺脫膠濟綫新四軍的打擊。

美聯社稱：
一切跡象證明
蔣已下令全國總進攻

（新華社延安六日電）據合衆社美聯社消息：蔣介石繼二日徐州之行後，又於四日上午自南京秘密飛往鄭州，在鄭州召開高級將領會議後，當日返京。《美聯社》稱：「一切跡象，證明蔣已下令全面總進攻。」合衆社四日評稱：「爲秘密所籠罩的蔣介石及軍事副官顧問的鄭州之行，增加了此種猜測，即內戰將撕破一切希望恢復和談的藉口，並且內戰將在各地大規模爆發。」

單縣收復後小景

（新華社冀魯豫前綫五日電）本社特派記者李普報導單縣收復後情形稱：單縣城於上月二十六日深夜收復。翌日清晨，記者入城時，逃下鄉的人民正推着小車絡繹回城，一個老漢一定要拉一個八路軍幹部到他家裏吃餃子，他說了一段痛史：「去年陰曆八月初四，民主縣政府撤退時，老百姓要求抵抗一下，縣裏的同志說：『讓他來吧，過不了幾個月我們就會回來的。』剛剛五個月，你們眞的回來了。」我從西關進城，八路軍正在收拾城牆和街上的蔣軍屍體，俘虜們一批一批從街上走過，有的披着棉襖，有的用白布包着頭，有的戴着美式軍帽子。有一個自稱「上士」的蔣軍，穿着一位相當體面的女袍子，他叫兩個老百姓挑着他的四隻漂亮皮箱。一位八路軍幹部不得不告訴他：「朋友，優待俘虜是我們的政策，可是你總應該知道，你不是來做官的，還是請你自己挑一挑吧。」民主政府人員打開監獄木柵，二百多囚犯一擁而出，其中有六個十二歲至十六歲的兒童團員，還有五個婦女會員。一個婦女會員說：「抓住偽縣長和王法官，一定交給我們，這些壞蛋對老百姓太狠了，我們一口一口咬他。」一個八路軍戰士被關了二十多天，受了許多苦刑，他說：「你們再不來，我就會被活埋了。」五個月中，單縣「政府」共活埋了百多人。老鄉們說，蔣軍搶去老百姓四百多條牛，在單縣中學院子裏堆着的罐頭，是若干箱美國罐頭，也被繳獲了起來，這位團長對美國罐頭已吃的很多了。

山東軍區人民武裝部
開展立功運動初步經驗

（新華社山東四日電）山東軍區人民武裝部總結兩個多月開展立功運動的初步經驗，指出今後發展此運動，必須掌握四個基本環節：（一）深入持久的動員，使動員的深度與運動的規模保持一致。目前動員時，應注意：甲，對各級幹部，應強調立功運動是一個新的領導方法；乙，對民主自衛動員，應根據不同地區，不同對象，不同要求，使羣衆眞正了解爲什麼立功。（二）確實報功。凡立功之個人或團體，必須將自己或單位功勞內容與經過，具體即時報告直屬上級，上級機關必須迅速考查其確實性，不可只將一面之詞，輕下結論。（三）公平記工。一般的以村和民兵中隊（或連）爲記功之基本單位，並應設立羣衆性的評功委員會，使功勞取得民主的公認，而在評功時，必須貫徹以下的基本原則：論功不論人，按功定等，同功同獎，只可將功折罪，不可以罪減功。（四）及時獎功。功勞經有關機關評定後，即應及時受獎，切確糾正以爲功小功少不值一獎的看法。在未獲最後評定之前，其事蹟應及時在黑板報、壁報、報紙以及功勞物上，迅速進行報導和傳播。

棗莊被佔一〇一天中
蔣軍殺死群衆八百餘

（新華社山東五日電）在棗莊被蔣軍侵佔的一百零一天中，殺傷群衆八百餘人，燒毀房屋千餘間，僅新鑛一處，被蔣軍拷打成傷者九十七人，槍殺活埋致死者一百三十八人。市內三合街已發現蔣軍埋人坑兩處，共十六具屍體，有手足被綑，有口塞棉花刺刀活埋者。殺害，其中有三少女屍體，血肉模糊，係姦後殺死。鎮內懷孕九月的婦女，亦遭姦污。及五十餘人被殺。市內被燬甚巨，廟宇、中心、勝利三大街損失最重。現民主政府正積極進行救濟。

蔣幣慘跌
物價狂漲

（新華社延安五日電）上月十六日，蔣政府發行新關金，蔣幣續慘跌，物價狂漲。據中央社消息：上海本月一日美鈔與法幣之比，已由七千漲至四十萬七千，黃金每兩已由四百分之十，平津等地黃金漲價百分之五十。其它各地，平均由四十萬八千六，至五十一萬八千六百，黃金半月漲百分之二十五，美鈔由六千六百八漲至八千零八十，即上漲百分之二十一。各地物價暴漲，長春大米每斤由法幣七百餘元漲至一千一百五十元，漲百分之五十以上，白麵每袋由五十八萬漲至八十四萬，漲百分之四十五，民明一般物價上漲百分之二十，濟南自國曆年底迄今，百物已漲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四十。

尋 韓文虎 …… 許瀛 …… 劉德 …… 劉甲 ……

人民的英雄

（追記白石溝人民反閻頑合擊鬥爭）

宏森

清源城外五里地，對正的一個要口，就是長達二十多里的白石溝。白石溝的名字在晉中平川是很響亮的。八年抗戰中，它一直像鋼箭般的射擊着敵人，無數英雄在它的崗灣創造下光輝的史蹟。

閻錫山爲了挽救其垂危之命運，竭盡心機，建立所謂「百里紡綫」，十七月二十八日，用一個工兵師三個團兵力，以網式的奔襲包圍了白石溝，想一手扼死我全體軍民。由北面太原縣屬之廟尖山據點南下，和由南面交城縣屬之石千峯據點北上之閻頑，會合在老爺嶺高峯一帶，這兒正是白石溝的脊背，後路截斷，溝口一帶也集下大軍，而溝的兩側山樑，所有村莊均已爲閻軍所佔。「網」是很密的。

早飯後，武振寬同志正在自家的後窰村工作，忽聽山樑上機槍狂叫，立即率領他的民兵，跑步上山，迎擊頑敵。正當激戰之際，相距僅十來里之老爺嶺一帶高山上，也響起槍聲。在敵人已佔據制高點，火力又强大的情况下，武振寬改變計劃，要全體民兵暫時撤退到溝內隱蔽。情况越來越明顯了，緊急了。全白石溝只有當中三四個村子，七八里範圍內尙無敵踪，但是，全綫之敵在運動中。

夜色到來，這是生死攸關的瞬間，武振寬打着口哨集合起民兵，探回到後窰村，立刻吃飯，一面他講了情况，看大家的意見，「情况是緊急的，我們只有突圍，天明前衝出包圍圈。」振寬明快的提出了自己的主張，最後對那些主張「繼續隱蔽」或「分散活動」的人，均被他說服了。以一種崇高的責任心和一個區大隊長資格的武振寬，隨即相偕民兵去動員全村的青年們，要他們一道突圍。母親們，年青的妻子們，許多是猶豫了，她們想等等再看，不願自己的兒子或丈夫走開，「現在的情况一點不能等，暫時避開風頭，以後再說；要是被敵人抓走，那就永遠見不上了。」振寬又勸說那個苗姓的老婆，要她不必哭，不必顧慮；轉臉又向她的丈夫「我也有老婆啊！如今是生死關頭，咱們不能叫他們拉住後腿，讓敵人抓走送命。」成羣的青年堅定了意志跟着來了。後窰村對面的幾座煤窰裏，那裏都擁集了許多逃難羣衆，在這種情况下，幾乎都嚇呆了，束手無策。振寬同志給衆人帶來了力量——「走，只有走，才是活路，民兵負責保護你們。」

武振寬，祖輩就生長在白石溝，他的英勇機智，又是人人皆知的。現在，在深夜裏，百十來個人的行列，在他率領下，前進着，繞至距城七八里的兩村之間，穿過敵人據點附近，和敵哨的監視綫，翻山越溝，如同一支神勇的游擊部隊，走到拂曉，突出了敵人的重圍，到達安全地帶了。

次日，兇狠敵人果然四路會合後窰，抓青年，抓民兵，抓武振寬……但一切均撲空了，失望了，爲長久之計，敵人在白石溝的各要點築下了據點。

振寬的兄弟，一個沒頭腦的青年，受特務的煽惑，突圍後，又溜回到白石溝，想看看家鄰親友。×日，閻頑縣公安局長帶領一羣劊子手，來到他家，拿刺刀逼迫的振寬老母昏了過去，接着野獸們更慘絕人寰的逼令振寬弟——這個懦弱無知的青年——槍殺了其嫂，殺人之後，又抄家。最後，這個半途折回，動搖無志的青年，也被捆綁進城了。

惡耗，幾果，使得堅强的武振寬同志燃燒了萬分憤怒，他沒有流淚，他揮動了唯一的右手（左手去年戰鬥中負傷鋸掉。）向鄉親們宣誓：「我認識敵人，我與它誓不兩立；我要報仇，爲所有受害的人民報仇！」是的，英勇不屈的羣衆更緊隨了武振寬，直向殘敵作長期鬥爭。

×　×　×

他們看到了離石城

肖白

遠在一九四五年九月間，我軍解放了離石這座有名的古城，閻逆離石的前任縣長張嘉謨就是在這時被擒的。但敵人對離石的慾望可毫沒有降低，它時刻希望着所謂「開展工作」。

漫長的歲月滑過了，以趙英奎爲首十四個人的所謂離石「流亡政府」，從沒敢離開過中陽城一步，舉目遠瞻，只好「望洋興嘆」了。他們一天價眞使人想像不到的輕閒啊，他們的第一椿「神聖」事業是打磚築堡，勿容說他們「進駐離城」的美夢就寄託在這些磚上。閻頑「省政府」的公文總是不厭煩地一卷一卷的向下傳遞，什麼編組啦，拔兵啦，徵糧啦等等之類的公文，他們都很經心的歸入卷宗，這分類歸卷要算是他們的第二椿「神聖」任務了。上峯也體貼到他們的苦衷，所以在每件公文的後面，特別註明上「暫緩實行」四個字。

我軍解放中陽城時，當然也毫不例外的把這羣「流浪官員」收留回來，他們步出了中陽城，經過「艱苦」的「跋涉」。終於踏進了離石這塊乾淨的土地，這座可愛的城池；大地在微笑，沿途的居民向他們投射出無比銳利的目光。

他們徒步到離城，不是到縣政府「坐官」統治人民，而是以俘虜的身份，受到人民的寬大和招待，當問到趙英奎來到離石的感想時，這位閻錫山的「流亡縣長」苦笑着諷刺自己說『坐了一年零四個月的縣長，還是我才看到了離石城！』

聽說閻逆在太原在汾陽還設了不少「流亡縣長」，讓他們暫且「流亡」吧，有一天我們會讓他看一看他們日夜所想望的縣城！

二月三日寫於招待處。

晉西南見聞

爐冶

離開了老解放區，我踏上了離中的大路，走到馬武莊時，忽有蔣機一架盤旋在上空，接着就是猛烈的一陣掃射。但是人們並沒有因爲掃射而停止工作，交口村的兒童，依然端着蒸饃和紙煙，爭先恐後地去慰勞在解放中陽戰鬥中受傷的戰士。

我在金羅鎮休息時，房東老太太，被閻頑的摧糧逼着偷逃出來的，同院的四家，也都是從閻頑區逃出暫時寄住的。他們都是中陽婆家會人。他們聽說八路軍解放了中陽時，個個喜得眉飛色舞，連五歲的娃娃——毛貴，也喜得跳着向他七歲的姐姐叫着：「姐姐！八路軍來了，咱和媽能回咱婆家會了！」

中陽城下，到處都擁着被閻頑軍搶劫後的難民，他們扭着褡子，揹着口袋，有說有笑地走向城裏去領老解放區送去的救濟糧。

剛踏進隰縣境，就打了一陣寒顫，村落雖存，但却十室九空，道路上行人少得幾乎沒有，田地是一片荒蕪。城的周圍，二三十里內的山頂上，全是碉堡。據老百姓說：「自抗戰開始到解放爲止，這十年內，閻錫山沒有一天不抓兵，最後連老漢也被抓去修碉堡。這裏流行的民謠是：「十室九間空，土地充了公，青年當了兵，老漢做了工。」這就是閻錫山暴政的寫照。

閻錫山的村長、閭長及村警，簡直是些强盜，他們每次向老百姓攤糧都是一面吶喊，一面拔刀，說：「有糧拿出來，沒糧有刀子，你死下，就不要了！」在這種淫威之下，老百姓不是自殺，就是逃走。孔家莊的一位老太太，今年七十六了，她含着眼淚，向我們訴苦，她的兒子被拉去當了「國民兵」，天天送炭，最後死在橋上村了。今年剛滿十八歲的孫子又被拉去編了「國民兵」，還要咱出「優待糧」。沒法籌款，强盜們就把我兒媳婦拉到村公所綁打了一頓，打的兩手像盤來厚。劉家岩劉老太太的兒子，因爲出不起優待糧，也被拉到村公所吊打了，還被禁閉在牛圈裏，老太太心疼兒子，將自己的箱子、櫃子、嗑子全賣了，買了一斤米，熬了一點稀飯，送到牛圈給兒子吃，村長一見，大發雷霆說：「說家裏沒有米，那來的稀飯？」於是將剛買下的斤半米也搶去了。老太太怕兒子受苦，最後將自己的壽材也賣了，交了「優待糧」。全家的東西僅剩下一條破爛被子。

婦女們更苦了，不分老少，每年除了替閻頑軍做鞋、做襪、紡綫外，還得交二十四丈布，交不起優待糧衣的，一律判罪。這裏流行這樣的民謠：「村長是五殿閻，村警是催命判，閭長是勾魂鬼，倒運的是老百姓。」

閻錫山怕老百姓反抗他，對老百姓的言論和行動，都有了規定。每天上地，担水的次數，也有規定。進城賣柴，必須帶路條。甚至親厚友間，不得允許，不能交往，違背的，要挨棍棒。甚至被活埋。

現在，在八路軍的解放下，晉西南人民翻過身來了，他們要復仇，要清算閻錫山的血債。

李維柱參戰

溝門中隊長李維柱，
不怕困難能吃苦，
帶頭報名參戰去，
領導三村一隊人。
臨走時候他負責，
他說堅決有把握，
衆同志們不要怕，
完成任務咱回家。
咱們不是忘本人，
共產黨是咱大救星，
分土地得房屋，
翻身發財有穿吃。
蔣介石看着害眼紅，
勾結美國害百姓，
青壯年、仔細聽：
土地是咱的命根根，
咱們前方去參戰，
堅決自衛把地保。
大家聽了李維柱的話，
高高興興出了發，
我背糧、你做飯，
吃苦的事情搶的幹。
參戰回來兩個月，
部隊上都說是好漢，
就登報、就獎賞，
完成任務回了咱方山。
村裏聽到這消息，
秧歌隊馬上來迎接，
你握手、我插花，
歡天喜地都快樂。
李維柱這一隊眞光榮，
大家都應學習他的好精神。

（方山小報寄）

抗屬王老漢請客

鐵如

抗屬王正江，是個六十多歲的老人了。他的大兒子在軍區司令部當運輸員，二兒子早在抗戰開始，就參加了八路軍，三兒子在家種地，日子過得也美了。村裏人對他很愛戴。

正月初四日，老漢叫他三兒子來請我們三所的幾個同志去吃飯，我們謝絕無效，只好去了。他家收拾的清潔整齊，大人小孩都穿着嶄新的衣服，繁榮的氣象和愉快的心情，充滿於賓主之間。我們說軍民之間大家歡聚一團倒很好，又何必請我們吃飯，這樣破費。王老漢回答說：「現在比往年强的多了，八路軍來了，新政權成立了，共產黨替我減了租，翻了身，這恩情我是忘不掉的。」

我們吃着王老漢很豐富酒菜，一面聽老漢敍述他的身世，在舊政權時代，他家境很貧寒，七八口人只有十幾垧坡地，每年就靠租種地主的三十垧地來生活，一到了春天，就沒有吃的。向人家借一斗，倒秋後還一斗半，這樣一年又一年，無冬無夏，整年整月的受，還是吃着粗糠拌菜，這樣苦難日子渡過了多半輩子。四一年開始減租，原來每年出九石租，這一年只出了四石五，到了四三年，過的更好起來，政府幫助了七千元農洋，買了七垧坡地，三垧平地，連原有的加在一起共二十五垧地，也夠自己種了。今年收了六大石粗糧，摘了七百斤籽花。家裏的媳婦們，去年給自己連紡帶織賺了十個布，還特別家織了六十斤紗，賺了一大石斗小米。現在全家吃的有了，穿的也不要買了。……

最後，王老漢又告我們說：「我兩個兒子參加了八路軍，在外面工作的工作，打仗的打仗，我叫他們好好工作，勇敢打仗，不讓蔣介石閻錫山這些反動傢伙，來禍害我們的好日子。」

歡送子弟兵上前線

皮革

隊隊的子弟兵過
來了，
看！
車子砲，
平射砲，
小鋼砲，
追擊砲，
亮晶晶地，
眞多呀！
還不都是從日本
鬼手裏奪來的嗎
？
從鷄叫直過到天
明，
從天明直過到如
今，
田家會的老鄉們
！
一個個
高興地擁擠在路旁，
歡送子弟兵，
上前綫！
凛冽地天空，
飄着一朵朵，
鵝毛樣的雪花，
同志！
辛苦啦！
喝碗開水吧！
身上暖暖好趕路，
擁軍模範王萬誠，
像關心他兒子樣，
拍拍同志身上的雪，
一面遞開水，
一面說道那，
結着冰珠的花白鬚，
在寒風裏來回的飄着。
同志們感謝地搖搖手，
點點頭，
凍得通紅的臉上，
浮起了喜悅的微笑，
在明晃晃的槍林中，
輕快地邁步向前！
村公所的老鄉們！
正在忙着收綑——
婦女們剛送來她丈夫，
自己穿的新鞋，
一綑一綑，
一挑一挑的慰勞鞋，
轉運在成排的大車上，
成千的担架隊員們，
他們鼓起無限地熱情，
隨同着自己的子弟們，
開往自衛鬥爭最前綫！
一九四六．十二．廿五日

兩個聰明的孩子

劉芝青

一月三日，我某團和民兵埋伏於離文水城（未解放前）四里的某村，當時有本村的兩個小孩，一個十一歲，一個才八歲，要到外村去，途中正遭遇上一夥閻頑軍，他們兇狠的問這倆小孩：

「你村有沒有八路軍？」

「沒有。」

「有了八路軍，殺了你倆的頭！」

「殺就殺了！」回答是堅決而從容。

於是，匪徒們便「放心」的向×村進發，走不多遠，突然從四面飛來了槍彈，匪徒們在呼喊聲中惶恐而楞怔了，幾個巳中彈倒斃，十七個人變成了我們的俘虜，繳了三挺機槍，其餘的在我們追擊下散亂的奔竄回城去了。